

人民日報

雜文選集

1959—1963



人民日报杂文选集

1959—1963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64

人民日报杂文选集

1959—1963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〇二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5·字数95,000

196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定价 0.42元

统一书号 10132·15

目 录

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	白 水 (1)
湖南农村的又一新闻·····	白 水 (4)
李双双和管得宽·····	东 生 (9)
从借书谈起·····	邓 拓 (14)
从“少管闲事”谈到“爱的天国”·····	林默涵 (16)
谈“将才”·····	单文生 (19)
难忘的日子·····	夏 衍 (22)
“教子篇”补·····	黄 似 (25)
力与巧·····	黄 似 (27)
一个数目字·····	傅 达 (29)
偶感二则·····	陈残云 (31)

“师说”解·····	繁星 (33)
斗争就是幸福·····	戈松 (37)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戈松 (40)
挤颂·····	巴波 (43)
我们大家的家·····	闻山 (47)
“抓小”·····	陈健吾 (51)
树木与森林·····	石燕 (54)
再论树木与森林·····	石燕 (57)
画蛋·····	于厘 (61)
名匠传艺·····	贺青 (64)
革命的路·····	乐于时 (67)
忧乐先后之间·····	乐于时 (70)
三问三答·····	沈潭 (73)
吃谁家的饭？·····	拾风 (75)
波澜壮阔话奔流·····	唐小丁 (78)
天罗地网赞·····	葛德 (81)
“火眼金睛”·····	易和元 (83)
“舍得珍珠换玛瑙”·····	白彦花 (86)
运动场上的随想·····	蒋先凡 (88)
方向篇·····	钟怀 (91)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史凝 (94)
撑上水船·····	白夜 (98)
“本家”思想要不得·····	郁军 (101)
陈大年和“喜”·····	杨扬 (104)

道是无情却有情……………江之水（107）

论“土包子住洋楼”……………吴 懿（110）

“我好说”意味着什么……………尚 德（113）

爱和恨和宣传……………赤 子（115）

美国人替中国算命……………赤 子（124）

螳螂的悲剧……………林默涵（127）

美国的“朋友”……………林默涵（131）

天涯若比邻……………王 力（134）

虫豸安知雄鹰之志……………马铁丁（137）

衰老……………秦 牧（140）

想起了伏契克的遗言……………高 隼（143）

洪太尉及其他……………董逢亚（146）

从一张美国邮票想到的……………刘 宾（150）

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聞

白 水

六月十日，報紙上登了一條新聞，說湖南漢壽縣岩咀公社金安大隊的會計，貧農龍澤祥的母親陳翠姑死了，龍澤祥的兄嫂姐妹要做道場，但是共產黨員龍澤祥卻主張用開追悼會來代替。他的主張得到了大隊和公社領導干部的積極支持。大隊支部書記丁成明同志當了主祭，在講話中介紹了死者在舊社會所受的磨難和她對新社會的熱愛。這個追悼會既不用紙錢香燭，也不用挽聯花圈，卻使參加的農民受到很大的感動。他們覺得新社會看得起窮苦人，覺得好人死了，開個追悼會，比做法場更光榮。

這是一件移風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國所有的農村和城鎮中提倡。

早在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同志在追悼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同志的講話里就說，“今後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

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們不知道龙澤祥同志和岩咀公社金安大队的同志們讀过毛澤东同志的这段話沒有，但是陈翠姑的追悼会却可能是在老百姓中开过的第一个追悼会。

做道場，以及跟它相类似的各种迷信活动，不但是迷信，不但是浪費财产，不但常常危害人民的生命，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影响。首先，在各种迷信职业中，常常隐藏着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次，各种迷信活动都是以剝削制度为基础的，这些活动的基本目的就是提倡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尽管除了借此賺一把的人以外都追求不到），而且这些活动本身常常就带着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讲排場显闊气的臭气。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通过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和其他讲排場显闊气的办法，造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剝削制度的風俗习惯，这些風俗习惯不是曾經使許多劳动者家破人亡么？其中有些东西，不是現在也还在腐化着工人农民，为复活剝削制度开辟着道路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經正确地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鉄的紀律，才为战胜这种最可怕的势力創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我們贊揚共产党员龙澤祥同志敢于同这种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就是說，貫徹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同时，我們希望全国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都能学习龙澤祥同志的榜样，在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勇敢地創造社会主义的

新的風俗習慣，打倒为剝削制度服务的旧的風俗習慣。

岩咀公社和金安大队党組織的同志們，沒有把龙澤祥同志的建議当作小事，而是馬上积极地支持了他的建議，这是很可貴的。特別可貴的是，他們并不把追悼会当作一种新的排場，而是把它当作階級教育的一种方法，从而真正实现了毛澤东同志一九四四年的号召。我們也希望那里的党組織能够把这种朝气坚持到底，并且希望这种朝气能够普及于全国每一个党的支部。党的支部書記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須努力改革人民群众有关喪葬婚嫁等等的風俗習慣，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色色的細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

湖南农村的又一新聞

白 水

宁乡县巷子口公社花桥大队曲尺生产队貧农社員王克安的房子，在今年一月十日失了火。由于生产队民兵副排长共产党员罗石桥同志的发起，和大队民兵营教导員支部書記龔关五同志的支持，全大队民兵經過热烈討論，一致决定利用春节以后的农事空隙，无代价地为王克安修一栋更大更好的新屋。他們很快就凑齐了稻草和砖头。木材本大队不产，但是也沒有把他們难倒。罗石桥同志和另一生产队民兵排副排长陈雪坤同志，两个人分头跑到山区里別的大队，找了老家的人和修水庫交的朋友帮忙，八九天里扛回了四十七根木料。沒有多久，王克安就住进了他們修的新屋。

这条已經不算新的新聞，登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新湖南报上，后来又登在四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澤东同志說：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这条新聞，跟我們前天談过的把做道場改成进行階級教育的追悼会的新聞一样，就是把死人、失火这样的坏事，轉化成为它們的对立面，好事。

花桥大队民兵的行为，不但包含着坏事和好事的统一，而且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方面还包含着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它的另一个对立面——共产主义的幼芽。

花桥大队民兵在讨论给王克安修屋的时候，首先遇到党支部提出的一个问题：要记工分。民兵们认为这不是普通的劳动，坚决反对记。开工了，又遇到一个问题：每天出工的人数总是超过民兵营规定的定额。有些不让出工的也来了，有些出够了工的还是要来。民兵刘福元一连做了六天，劝他回去他就说：你们只要想想我过去受的压迫，就该再让我干一天。民兵李庭耀一连做了九天，他的理由是：群众有困难，民兵就帮忙，这是跟解放军学的。谁不让我干，就是不让我学习解放军！

这种自觉自愿、没有定额、没有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可能有的吗？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有这种劳动吗？花桥大队民兵的劳动，民兵们的老师——解放军三十多年来的雷锋式的劳动，都证明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劳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无害，不但有利，而且是必要的。

这种劳动并不是什么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独特路线。早在一九一九年五月的俄国，就出现了莫斯科工人所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还远

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但是他又指出，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支持和保护这种共产主义的幼芽，因为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开端。而且，他还认为，对待这种共产主义的幼芽的态度如何，应该作为判断叫做共产党员的人们是否“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的标准，作为审查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工作和纯洁党的队伍的标准。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按劳付酬、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法则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这是它同共产主义的区别。但是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孕育着共产主义的幼芽，还因为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就是说，保证共产主义的幼芽在条件成熟时代替社会主义而居于支配地位）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这是它同共产主义的统一。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花桥大队的民兵們是正确的。他們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般情况下，給人修屋必須算工錢，算材料錢，不算是行不通的。他們又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特殊情況下，給人修屋可以不算錢。現在的一般地算錢，是为了将来的一般地不算錢；現在的特殊地不算錢，也是为了将来的一般地不算錢。

有人說，我們不需要什么劳什子辯証法，把哲学还给

哲学家去吧。这当然可以悉听尊便。但是，这是不是說，社会主义就是“絕對純粹”的社会主义，里面不許有絲毫的共产主义的杂质呢？社会主义社会誠然不能允許任意扩大共产主义劳动的范围（花桥大队党支部在这个問題上慎重得对），那样好事将要变成坏事。但是如果不孕育、不支持、不保护共产主义的幼芽，人为地砍掉共产主义的幼芽以及共产主义的一切，那就会怎样呢？那就是說，首先，我們將沒有共产主义的党，而只能有按劳付酬和按酬付劳的党。那就是說，我們將沒有共产主义的党所領導的无产阶级专政，沒有共产主义的党所領導的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那就是說，我們將沒有花桥大队民兵式的劳动，沒有解放軍雷鋒式的劳动，紅領巾打蒼蝇将要按数論价，崔瑩的家庭将要給罗盛教的家庭償付沉重的債款和沉重的利息，王克安一家五口将要住在破庙內和桥底下——那就是說，我們將不但永远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建設，而且也永远建不成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作为共产主义初級阶段的社会主义！

砍掉胎儿，母亲也沒有了。

列宁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出的教訓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必須用真正共产主义的标准来审查自己的工作队伍。花桥大队民兵的劳动，解放軍战士雷鋒和成千成万的别的雷鋒的劳动，也給了我們同样的启示。無論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的范围内，一个企业、一个机关的范围内，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更不用說在国际范围内，

沒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
和社会主义运动。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

李双双和管得寬

东 生

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电影《李双双》，有没有真人真事作模型？从电影《李双双》和小说《李双双》的情节不同看来，这大概是作家的艺术虚构。但是从报纸上介绍的许多李双双式的真人真事看来，这又是以真实为基础的虚构。

李双双式的人物不但在一个个地出现，而且在一群群地出现。七月五日报纸上的通讯《管得寬》，就是一个证据。故事出在河南省舞阳县湾馬村，是由这样的矛盾引起来的：

“就你管得寬！”侵犯了集体利益的人諷刺干涉他的普通社員說。

“我就要管得寬！”不让侵犯集体利益的普通社員理直气壮地答复。

这样的矛盾多次反复，刺激了党支部副书记馬志忠，使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专门召集了一次社員会议，请大家讨论究竟是管得寬好还是管得窄好。大多数认定是管得

寬好，侵犯过集体利益的社員也紛紛认錯。他就提議：选出几个大公无私的“管得寬”，誰作了不利于集体的事都得服管，“我头一个表示服管”。会上选出了八个“管得寬”：四个貧农，三个下中农，一个中农。

李双双的特点正是管得寬。別人拿了生产队的东西，包办女儿的婚姻，她管；干部記工分馬虎，生产上弄虛作假，少劳动要多占工分，私吞該归生产队的錢，她管；丈夫能当記工員而不肯当，当了又要私情，知道別人的錯誤而不揭发，她管。人家諷刺她管得太寬了，丈夫也嫌她管得寬，她还是管。她的这种精神面貌，跟湾馬村的“管得寬”們一样，并且一样得到了党的支持。因此，我們有理由說，《李双双》的情节和形象，不是作者、导演、演員凭空捏造的，而是我們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反映在作者、导演、演員头脑中的产物。

李双双和“管得寬”之出現，之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表明了我們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階級专政有多么深厚的民主的基础，这种民主有多么丰富多么活泼的形式。这是那些吹噓和模仿資产階級民主、咒罵和抛弃无产階級民主的人們所不能夢見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会只有一个方面。艺术創作中的李双双，实际生活中的“管得寬”，都是在跟侵犯集体利益的人們斗争中間产生的。沒有了后一种人，也就沒有了前一种人。既然有人拥护“管得寬”和李双双，就一定有人反对“管得寬”和李双双。

果然，在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李双双》的同时，在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讨厌李双双这个人，甚至不愿意放映《李双双》这部影片。

理由之一：“李双双什么干部也不是，可是她什么也想乱管，乱插脚，乱干涉。这样的人多了，干部无法工作，工作被搅得乱七八糟。”这是干部的議論。

理由之二：“李双双乱撞乱串，爱出头露面，狂妄妄，誰要有这么个老婆，真倒了十八輩子霉了！”这是男人的話。

这里所涉及的，不是电影的艺术細节，不是各人的欣赏趣味，而是我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原則。而且这样說的人虽少，这样想的人不一定少。是不可以不辯。

李双双和湾馬村的“管得寬”們所以被称为管得寬，正是因为他們“什么干部也不是”；如果是，挨管的人就沒話說了。在旧社会，对于沒有官职的人，不管別人的“閑事”是一种道德。我們有这样的格言：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你莫管。反过來說，就是：狗逮耗子，多管閑事。但是时代变了，这样的格言早該休息了。人家的是非就莫管嗎？如果人家的是非不影响集体的利益，不影响社会主义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利益，那就莫管；如果人家的是非影响到集体的利益，影响到社会主义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利益，那就一定要管。干部應該管，“什么干部也不是”的普通劳动者也应该管。干部管了，群众應該帮助管，干部應該发动群众帮助管。干部不管，群众更应该管，并且應該糾